

杜少陵全集詳注

杜少陵全集詳注

杜詩詳註卷之十一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嚴中丞枉駕見過

平聲 盧氏編在奉酬嚴公之後今從之

（趙曰）公自注云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都節制則是未合爲一道時故稱爲中丞當是寶應元年權令兩川都節制時作若廣德二年武再尹成都時公已入幕府不應有張翰管寧之語
（盧注）至德二載上皇還京分劍南東西兩川各置節度是兩川始分也寶應元年嚴武爲東川節度更除西川權攝東川此詩所謂川合東西也是年公說旱云請管內東西各遣一使其時尚分而未合故各遣耳六月嚴武被召還朝西川節度高適代之東川節度虛懸以章彝爲畱後至廣德二年正月東西兩川始合爲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爲節度趙注應爲可據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去聲節

地分南北任流一作孤萍扁舟不獨如張翰一作白帽還應

半聲一作兼似管寧寂寞一作云江天雲霧裏何人道去聲有少去聲

微星上四敘嚴公見過下四感見過之意兩川使節承

星隱喜使節之過下裁仍屬分承而未用反結意更淡長

自比○詩元戎十乘注元大也謂戎車也生注小隊簡

於騎從足見其風趣邵注野外謂郊外謂林林外謂

坰公自長安至蜀乃自北而南鄭玄戒子書黃巾為

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晉書張翰字季鷹賀循入洛經

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就循言談相欽悅曰吾亦有事北
京便同載而去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
着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謝莊詩霧罷江天分
少微星見史記天官書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
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庾信哀江
南賦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卷蒲輪

遭田父泥

去聲

飲美嚴中丞

柔言索物曰泥飲謂強留使飲即詩所云欲起時被

肘也

杜臆美中丞指田父之言非公美之也

鶴

自此當是寶應元年春社作詩云拾遺能住否是未

為參謀時也若在廣德二年當奏為參謀矣又曰舊

史嚴武傳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為綿州刺史兼劍南東西

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東川節度治梓州上皇詔合西

川為一道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今日嚴中丞則是

未為大夫時所作集中有與嚴中丞嚴大夫嚴侍御

嚴鄭公諸題

先後可辯也

步屨

悉協切

隨春風邨邨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

記田父邀飲之由王禹偁曰屨草屨也宋書袁粲為丹

陽尹嘗步屨白楊郊野遇士大夫便呼與酣飲何遜聯

句復看花柳枝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祀社以祈農

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詩為此春酒以介

眉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

在飛騎

去聲

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

死則已誓不舉家走

此田父頌美嚴公敘事而兼述言放農救親上以仁逮下差科不避下

以義報上也○曹植白馬篇名編壯士籍

唐書兵志擇

昔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

遠注

舊兵一萬五千分為六番以次更代今日長番長在籍無

更代也放營農放回務農也

雜色差科在長番之外

者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去聲吾取

此苟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

此田父歎畱公飲述言而兼敘事

感其意氣之慙而推

本風化之自仍歸美於新尹也○左傳子產為火故大為

社被襮於四方

晏嬰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後漢劉

愷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宜

美風化王洙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

朝來偶然出自卯將

陶潛詩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

果栗欲起時

及西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高聲索

先側切

果栗欲起時

被聲肘指揮過無禮未覺邨野醜月出遮我畱仍嗔問升

斗此詳敘泥飲始末見田父真率情貺杜臆公詩田父邀皆去此章可證其寫出村人口角樸野氣象儼然如

畫張遠注久客惜人情言客久而人情之厚更爲可惜此章起段四句中間八句次末二段各十句○史記魏

桓子肘韓康子於車上王洙曰田父舉止無度不可責以禮法黃希曰晉陸納謂桓溫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

納正可三升今有一

斗以備杯酌餘瀝

盧元昌曰蜀自上皇還京後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罷

於調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籍爲軍者無寧歲矣

上元三年段子璋反將士大掠蜀民既苦寇又苦兵讀

公枯櫓等詩曰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

生成亦何有蜀民長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營農而作

社子嚴武鎮蜀兩川兼攝蜀民始稍甦息公是年說早

云自中丞下車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合

之此詩嚴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畧可見又本傳載公

住浣花里好與田畯野老相狎蕩此詩旣曰邀我嘗春

酒再曰拾遺能住否又曰盆中爲吾取欲起時被肘狎

蕩之態。又可想見矣。劉會孟曰。杜詩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噴喝。欲起時被肘。仍噴問升斗。此等語併聲音笑貌。彷彿盡之。郝敬仲與曰。此詩情景意象妙解入神。口所不能傳者。宛轉筆端。如虛谷答響。字字停勻。野老畱客。與田家樸直之致。無不生活。昔人稱其爲詩史。正使班馬記事。未必如此親切。千百世下。讀者無不絕倒。

奉和去聲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鶴注史謂上元二年建丑月以武爲成都

尹而此詩作於寶應元年之春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去聲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一作如

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從中丞敘起汲黯匡君嚴昔爲諫官廉頗出將今再爲

節度直詞故能匡君雄畧故堪出將節鎮本係府尹故其政簡武將而具文才故其詩清漢書汲黯字長孺武帝

召爲大中大夫數切諫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漢書杜周

傳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孫權曰公瑾雄畧過人史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漢王章傳贊韓

延壽厲善所居移風呂氏童蒙訓詩清立意新此是作
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具規摹舊作也南史徐陵

多變舊體有新意層城臨暇一作景絕域望餘春旂尾蛟龍會樓

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此西城晚眺暇景餘春城西晚景旂尾

樓頭城上近景地平天濶城外遠景杜臆地平天濶一

聯乃詩家著神處黃生注動字寫洶湧之狀浮字寫縹緲

之意蛟龍燕雀虛實借對與早朝詩龍蛇燕雀相同

爾雅有鈴曰旂注懸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旂畫地平天

成帝念淡分閫軍須遠去聲算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

辭第輪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去聲緒事業閭相親此敘

主眷面望立功也分閫二句見朝廷所倚封羅二句見

恩賜特隆辭第言不顧身家觀圖言畱心邊事征南事業

欲其安攘以報國此章前二段各六句末段八句收

書帝其念哉前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日闔以

外將軍制之通鑑石虎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

米十五斛絹十疋民至鬻子以供軍須漢書元狩四年

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于錢出稅二十遠

注遠算緡謂不事科斂也駭駭麒麟羅錦所繡者承上

帝念來故知爲所賜之物舊注謂嚴公以此入貢非也

宋書王方慶遷廣州都督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

第一詔賜瑞錦獅子等錦綺並宜禁唐書代宗詔曰所織盤

龍對鳳麒麟獅子等錦綺並宜禁霍去病傳上爲治第

今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晉裴秀禹貢九州地

域圖序文皇帝乃命有司撰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

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有或差此

所謂憶古人也朱注公有同嚴公詠蜀道畫圖詩又八

哀詩云堂上指畫圖所謂觀圖憶古人者蓋實事也舊

引雲臺畫圖事不切杜征南係公始祖故用以贈嚴

胡應麟曰杜詩用事門目甚多姑舉人名一類如清新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正用者也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

遵反用者也謝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巾明用者也伏柱

聞周史乘槎似漢臣暗用者也舉无悲富駱近代惜盧

王並用者也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單用者也汲黯

匡君切廉頗出將頻分用者也其傳收庾信不比得陳

琳串用者也至對碁陪謝傳把劍覓徐君侍臣雙宋玉

戰策兩穰苴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晉室丹陽尹公

蘇白帝城烟煉精奇含蓄深遠迥出前代矣杜詩佳句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邊與地濶峩嶢晚天高峴首春工力相敵若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更足函蓋乾坤王介甫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雄渾何減少陵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鶴注此寶應元年建

已月得雨時作

雨映行宮

一作官一作雲非是

辱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

野人一云欲動

江邊老病雖無力強

區兩切

擬晴天理釣絲

首章從雨中說起據來詩而答

之

晴理釣絲畜魚待赴也

通鑑玄宗離蜀以所居行宮為道士觀杜詩博議舊書崔寧傳初天寶中鮮于仲通

常建一使院甚華麗玄宗幸蜀常居之因為道觀寫帝御

容置之正室郭英父奏請舊院為軍營乃移去御容自居

之朱云此即玄宗行宮當在成都城內有謂近萬里橋者非也謝瞻詩楊鑾戾行宮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

一作先

無泥只須伐竹開荒

徑倚一作拄杖穿花聽馬嘶一作鳥啼○次章承晴天說入望嚴公枉過也路不沮泥見

馬蹄可至

謝巖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黃鶴編在寶應元年

山瓶乳酒下去聲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魚父

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為送酒而致申謝漁父公自謂馬軍即走送者原注軍州謂驅使騎為

馬軍○楊慎曰孝經緯酒者乳也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此詩乳酒本之謝靈運詩鳴鞭適大阿

憐漁父用楚詞人醉我醒意盧注末句暗用羊祜飲陸抗酒事

三絕句鶴注此是寶應元年作蓋筓生無數必是斷手寶應之歲也

楸一作春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平聲飛不如醉裏風

吹一作春風盡何一作可忍醒時雨打稀此詠楸花也一見花開旋憂花落有莊子方生

方及意。盧注宋無名氏鷓鴣天詞不如飲待奴先睡圖
得不知郎去時語意藍本於此○爾雅椅梓郭璞注即楸
也陸璣詩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本草圖經梓
木似桐而葉小花紫傳燈錄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
吃百頓棒後來大悟曰
斬新月月特地乾坤

門外鷓鴣去一作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

意一日須來一百迴此咏鷓鴣也物本異類視若同羣有

少壯摧雄敵野視生
猜忌此猜字所本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毛晃增韻

看平聲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此詠春筍也杜門謝人護筍

杜臆種竹家初番出者壯大養以成竹後出漸小則取食

之胡夏客曰因王子猷看竹不問主遂翻為主不迎客

用意亦巧看看守也從嗔任其嗔怒也○趙注上番乃

川語猗覺寮雜記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元詩飛舞先

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番字則上番不獨為竹也韓退之笋詩且嘆高無數庸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朱注斬新上番皆唐人方言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亦讀去聲楊慎丹鉛錄番作篋引易蒼篋竹為証篋去聲

楊慎曰楸樹三絕句格調既高風致又韻真可一空唐人

戲為六絕句

此為後生譏誚前賢而作語多跌宕諷刺故云戲也如依梁氏編在上元二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

不覺前賢畏後生

首章推美庾信也開府文章老愈成格其筆勢則凌雲超俗其才思則縱橫出奇後人取其流傳之賦嗤笑而指點之豈知前賢自有品格未見其當畏後生也當時庾信詩賦與徐陵並稱蓋齊梁間特出者前賢指庾公後生指嗤點者○王洙曰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麗為世人所尚謂之庾體漢書相如奏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庾信字文順集序章表健筆一付陳琳南史范蔚宗傳諸序論筆勢縱橫真天下奇作于寶晉紀論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顏氏家訓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

顏氏家訓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

庾信傳贊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
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陸機豪士賦仰
邈前賢後
生見論語

楊慎曰庾信之詩為梁之剋絕啟唐之先鞭史評其詩
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
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予嘗合而衍之曰綺
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
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
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强
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槩未之有若子山
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楊王一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

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此表章楊王四子也四公之文當時

知爾輩不久銷亡前人則萬古長垂如江河不廢乎豈
曰楊炯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武后初海內呼
為四傑盧注謂後生自為輕薄之文而反譏哂前輩今
從杜臆容齋續筆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萬古不廢謂

四子之文。○王泉子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目作對謂之算博士顏氏家訓自古文人多陷輕薄世說殷仲堪語子弟曰爾曹其存之史記日月以明江河以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

塊過平都見爾曹承上章言縱使盧王操筆不如漢魏近

若爾曹薄劣之材試之長途當自蹶耳奈何輕議古人耶

縱使二字緊注下句劣於二字另讀漢魏近風騷連讀

此本盧注漢魏本於離騷離騷本於國風此先後原委

也錢箋謂劣於漢魏而近於風騷誤矣龍文虎脊此四

子才具過人歷塊過都比今人未諳此道龍虎之駿皆

見重於漢庭故曰君馭杜臆指後生為君非是下文另有

爾曹在也○魏文帝典論寄身於翰墨宋書謝靈運傳

論自漢至魏文體三變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自司馬

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漢西域傳

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克於黃門天馬歌虎脊兩

化若鬼注馬毛血如虎脊者有兩

也王褒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

才力應

平聲

難跨

或作誇

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

平聲

翡翠

蘭茗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此兼承上三章才如庾楊數公應難跨出其上今人亦誰是出

羣者據其小巧適觀如戲翡翠於蘭茗豈能鉅力驚人若掣鯨魚於碧海乎

翡翠蘭茗指當時研揣聲病尋章摘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人而有之者也論至於是非李杜誰足以當之○世說殷

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郭璞詩翡翠戲蘭茗容色更相鮮蘭茗蘭秀也木華海賦魚

則橫海之鯨拾遺記鯢魚千尺如鯨常飛往南海干洲記扶桑東萬里有碧海水不鹹苦正作碧色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隣竊攀屈

願音

宋宜方駕

恐與齊梁作後塵

此戒其好高而驚遠也言今人愛慕古人取其清詞麗句而必與為隣我亦豈

敢薄之但恐志大才庸揣其意竊思仰攀屈宋論其文終作齊梁後塵耳知古人未易摹倣則知數公未可蔑視矣

杜臆不薄二字另讀今人愛古人連讀清詞麗句緊承愛古人今人指後生輕薄者古人指屈原宋玉輩庾信

愛古人今人指後生輕薄者古人指屈原宋玉輩庾信

愛古人今人指後生輕薄者古人指屈原宋玉輩庾信

上

一